



日军“三光”政策制造临朐“无人区” 被杀害和冻饿而死者超10万人



“鬼子可狠了。”这是87岁的张洪亮对记者讲述日本兵枪杀村民时,同岁老伴吴树英反复插话。

77年前,日本兵进入潍坊临朐,屠杀了不少老百姓。张洪亮与吴树英所在的龙岗村就有75人被杀害。

日军在对临朐各地“扫荡”时,实行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,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,烧毁房屋,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。制造了骇人听闻的“无人区”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刘帅 张泰来



张洪亮站在龙岗西村南,向记者介绍当时南门老百姓被杀的情况。

淮北抗日之风旺盛,路英赞三兄弟一起打鬼子 村口报国亭碑刻着32烈士英名



现年93岁的潍坊籍老兵路英赞,1945年为报兄仇参加八路军抗日,赶上了抗日战争的尾巴。人在寒冬冰冷的河水里搭过桥,在没膝深的积雪里打过靶,吃过草籽,也用手榴弹炸毁过日军的汽车,尝过俘虏鬼子的胜利。

70年过去了,岁月带走了一茬又一茬人。如今,路英赞是村里仅存的老八路,还在向后人诉说着当年的故事。

文/片 本报记者 张泰来 刘帅



老兵路英赞介绍当年参军抗日的情景。

“有的掉在河里,死时嘴啃着石头”

“77年前,日本兵就是在西门伏击了很多老百姓。”2015年7月31日,龙岗西村村民张洪亮俯下身往一个石桥下瞰着。早在2006年,临朐党史办组织人员采访了曾见证日军侵害龙岗村的村民。张洪亮是9年前被采访的为数不多还在世的。

位于村西的小石桥东正是过去龙岗村的西门所在地。只不过77年前,石桥下并不是小水沟,而是宽七八米、深四五米的“护城河”。

“当时村子有围墙,围墙从村内看也就一米七八高。但从村外看,有六七米高。主要是靠水沟隔起来。”张洪亮说。

“无人区”里,家畜、家禽都绝迹了

日军在对临朐各地“扫荡”时,实行残酷的“三光”政策,大肆掠夺人民群众的财物,烧毁房屋,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生存环境。

据史料记载,出现大量人口逃荒和饿死、病死的不仅是临朐八区、五区,临朐的其他各区和蒙阴八区、博山四区、五区、七区都比较严重。而这或许是日军侵华后在中国多个地方常见的景象。

1940年至1943年期间,由于日伪军烧杀掳掠,加上严重的旱灾和瘟疫,导致临朐县人民丧失了基本的生存条件,大量群众因饥饿、疾病死亡或逃亡,全县人口急剧减少,据不完全统计,全县被杀

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,典妻卖子1.4万多人,外出逃荒要饭达16.8万人,县内仅存8万人,成了骇人听闻的“无人区”。

当时,“无人区”范围内剩下的基本上是保甲长和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。有的地方连保甲长也外逃了。老弱病残走不了又缺少食物,生活非常凄惨。各村不断有人死去,人死后没人埋,到处都是死人,后来死人竟比活人多。死去的人被老鼠等动物咬得残缺不全。一切家畜、家禽和猫、狗都绝迹了。

据《大众日报》记者顾膺1944年的调查统计,当时米山区8476人外出逃荒,占全区原人口

来的要是不被打伤、要是不被打死。”

张洪亮说,村里有民团,他们也比较勇猛,“就是装备太差,很多自制的土枪、土炮,日本兵则是机枪、三八大盖。”

“从张家沟来龙岗西村打短工的,在路途中被日军打死,四个全部死在南门外的河里,当时河都是红的。有的掉在河里,死时嘴啃着石头。”张洪亮告诉记者。

据潍坊市党史办提供的资料显示,龙岗惨案中,日军打死75人,打伤40余人,20多间店铺、房屋被烧毁。事后,日军还抓走30多人。但对于龙岗西村,厄运还没有结束,张洪亮告诉记者,日伪军此后又两次来到龙岗西村。

害和冻饿而死者达10万多人,典妻卖子1.4万多人,外出逃荒要饭达16.8万人,县内仅存8万人,成了骇人听闻的“无人区”。

当时,“无人区”范围内剩下的基本上是保甲长和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。有的地方连保甲长也外逃了。老弱病残走不了又缺少食物,生活非常凄惨。各村不断有人死去,人死后没人埋,到处都是死人,后来死人竟比活人多。死去的人被老鼠等动物咬得残缺不全。一切家畜、家禽和猫、狗都绝迹了。

据《大众日报》记者顾膺1944年的调查统计,当时米山区8476人外出逃荒,占全区原人口

的58%;九山区10866人外出逃荒,占全区原人口总数的69%。

1943年夏,八路军解放了九山、米山、嵩山一带。抗日民主政府立即派大量干部深入灾区,救济灾民,组织灾民开荒种地,恢复生产。1945年,鲁中行署继续采取措施扶持临朐灾区开展生产救灾,各级政府先后向灾区群众贷粮9万多公斤、贷款59.5万元、贷麦种1万元。临朐县政府采取奖励垦殖、组织互助组等措施,积极推动生产救灾,使农业生产和群众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发展。“无人区”终于摆脱了死亡,获得了新生。

为给大哥报仇参军,走了一天一夜找部队

大湾口村位于潍坊市寒亭区北部,一条公路直通潍坊市。

1945年,抗战已经接近尾声,但在寒亭、昌邑等淮北地区日伪活动依旧猖獗,抗日军民跟日伪的斗争也未有停歇。

就是在这样的时刻,一个不幸的消息传到了村子西北部一户贫穷农家:参加八路军的路家大儿子路英武在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。

消息传来,路家陷入了巨大的悲痛,路英武的二弟路英赞更是悲愤交加,一连几天吃不下饭,睡不好觉。最后,路英赞做了一个决定,他要跟随哥哥的步伐参加

八路军,抗击日寇为哥哥报仇。

“走了一天一夜的路,在昌邑瓦城找到了队伍。”回忆起当年的经历,路英赞顿时来了精神,脸上也泛起了红光,仿佛重新年轻了起来。

那时,抗日队伍的给养十分有限,地瓜干都不能吃饱,为填饱肚子,他和战友们连草籽都吃过。比起生活上的苦,路英赞记忆更深的是打了鬼子取得胜利后的喜悦。

在大女儿路爱美记忆中,父亲路英赞讲述最多的故事当数炸汽车俘虏鬼子的经历。参军后不久,路英赞随军转战到了淄博临淄。有一回,团里得到情报,有

鬼子的汽车要从一条公路经过,团里决定伏击。

“埋伏的地方是个小山坡,下面是铁道,过了铁道是公路。”路英赞说,鬼子的第一辆汽车经过时由于距离远,边区自造的步枪性能也不好,他们对着汽车放了几枪没伤着。

于是,团长改变了策略,带人翻过了铁路,冒险埋伏在公路旁,等到第二辆汽车过来时,大家就拿出了各自的手榴弹,一起朝着汽车一个接一个地扔了过去,霎时间,十几枚手榴弹齐飞,巧的是两枚手榴弹在汽车底部炸开,几名鬼子当场被炸死,剩余的惊慌失措中当了俘虏。

村里的烈士,以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居多

“我们家老头子当兵之后不久,他的四弟路英果也跟着参加了八路军。”路英赞的老伴李新芝介绍说,后来,路英果在战斗中胳膊受伤落下了残疾才退了伍。因为路家亲兄弟三人都参加了八路军抗日,村里人都说他们家是一门三英。

兄弟三人都参加八路军,这在大湾口村并不是孤例。村民郑千祥老人的外祖母跟路英赞母亲是亲姐妹,他外祖母家的三个儿子也都参加了八路军,“我姥娘家几个舅舅都参加了八路军,也是一门三英”。

潍坊市委党史研究室宣传教育科科长温杜鹃是当地一名文史专家,根据他的研究,以大湾口为代表的淮北农村,抗日之风非常旺盛,“村村都有八路军,有民兵组织”。

至今,在大湾口村村口依然立着一个名为“报国亭”的亭子,里面的石碑上刻录的是大湾口村32名村民的姓名。

主持修建这个报国亭的前村支部书记袁训武老人介绍,这32人全都在1945年以前入伍参加八路军,都参加过抗日战争。32人中,郑汉林、郑汉超是亲兄弟俩,

两人在当地都是出了名的勇敢善战,抗战时两人在一个连队,“一个是连长,一个是教导员。”其他的堂兄弟还有三四对。

“都说上阵父子兵,打虎亲兄弟,实际上我们村这些烈士,即便不是亲兄弟,也大多是没出五服的本家兄弟。”袁训武说。

报国亭碑上32名烈士,牺牲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就有27人,这其中年龄最小的牺牲时只有17岁,最大的也不过40来岁,“绝大多数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。”27名烈士中当时居住在村里老街附近的就有17人。